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黃庭堅和江西詩派卷

下卷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黃庭堅和江西詩派卷

下卷

傅璇琮

卷下
江西詩派

一 江西詩派總論

一 宋代

呂本中

【學詩文法】學退之不至，李翱、皇甫湜，然翱、湜之文足以窺測作文用方處。近世欲學詩，則莫若先考江西諸派。（《童蒙詩訓》）

范季隨

家父嘗具飯，招公（編者按指韓駒）與呂十一郎中昆仲。呂郎中先至，過僕書室，取案間書讀，乃《江西宗派圖》也。呂云：「安得此書？切勿示人，乃少時戲作耳。」他日公前道此語，公曰：「居仁却如此說！」《宗派圖》本作一卷，連書諸人姓字。後豐城邑官開石，遂如禪門宗派，高下分爲數等，初不爾也。（《陵陽先生室中語》）

周紫芝

呂舍人作《江西宗派圖》，自是雲門、臨濟始分矣。（《竹坡詩話》卷三）

胡仔

茗溪漁隱曰：呂居仁近時以詩得名，自言傳衣江西，嘗作《宗派圖》，自豫章以降，列陳師道、潘大臨、謝逸、洪芻、饒節、僧祖可、徐俯、洪朋、林敏修、洪炎、汪革、李錡、韓駒、李彭、晁沖之、江端本、楊符、謝邁、夏倪、林敏功、潘大觀、何覲、王直方、僧善權、高荷，合二十五人，以爲法嗣，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。其《宗派圖序》數百言，大略云：「唐自李、杜之出，焜耀一世，後之言詩者，皆莫能及。至韓、柳、孟郊、張籍諸人，激昂奮厲，終不能與前作者並。元和以後至國朝，歌詩之作或傳者，多依效舊文，未盡所趣。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，抑揚反覆，盡兼衆體，而後學者同作並和，雖體制或異，要皆所傳者一，予故錄其名字，以遺來者。」余竊謂豫章自出機杼，別成一家，清新奇巧，是其所長，若言「抑揚反覆，盡兼衆體」，則非也。元和至今，騷翁墨客，代不乏人，觀其英詞傑句，眞能發明古人不到處，卓然成立者甚衆，若言「多依效舊文，未盡所趣」，又非也。所列二十五人，其間知名之士，有詩句傳於世，爲時所稱道者，止數人而已，其餘無聞焉，亦濫登其列。居仁此圖之作，選擇弗精，議論不公，余是以辨之。（《茗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四十八）

茗溪漁隱曰：近時學詩者率宗江西，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學少陵者也。故陳無己曰：「豫章之學博矣，而得法於少陵，故其詩近之。」今少陵之詩，後生少年不復過目，抑亦失江西之意乎？江西平日語學者爲詩旨趣，亦獨宗少陵一人而已。余爲是說，蓋欲學詩者師少陵而友江西，則兩得之矣。（同上前集卷四十九）

曾季狸

後山論詩說換骨，東湖論詩說中的，東萊論詩說活法，子蒼論詩說飽參；入處雖不同，然其實皆一關捩，要知非悟入不可。（《艇齋詩話》）

東萊作《江西宗派圖》，本無詮次，後人妄以爲有高下，非也。予嘗見東萊自言少時率意而作，不知流傳人間，甚悔其作也。然予觀其序論古今詩文，其說至矣盡矣，不可以有加矣；其圖則眞非有詮次，若有詮次，則不應如此紊亂，兼亦有漏落，如四洪兄弟皆得山谷句法，而龜父不預，何邪？（同上）

陸游

【讀近人詩】琢瑯自是文章病，奇險尤傷氣骨多。君看大羹玄酒味，蟹螯蛤柱豈同科。（《劍南詩稿》卷七十八）

編者按：陸游此詩雖未標出江西詩派之名，而前代論詩家多以爲所指即江西派人，故輯錄於此。

周必大

【跋撫州郎處詩（節錄）】

臨川自晏元獻公、王文公主文盟於本朝，由是詩人項背相望，近世如謝無逸、幼槃兄弟及饒德操、汪信民，皆傑然拔出者也。南渡以來，又得寓公韓子蒼、呂居仁振而作之，四方傳爲盛事。其後儒冠則曾季狸、裘父，釋氏則文惠大師惠嚴，道士則黎道華師侯，同時以詩鳴，人喜稱之。（《周益國文忠公集·平園續稿》卷八）

楊萬里

【江西宗派詩序】

江西宗派詩者，詩江西也，人非皆江西也。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，何繫之也？繫之者何？以味不以形也。東坡云江瑤柱似荔枝，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，不惟當時聞者嘖然陽應曰：諾而已，今猶嘖然也；非嘖然者之罪也，舍風味而論形似，故應嘖然也，形焉而已矣。高子勉不似二謝，二謝不似三洪，三洪不似徐師川，師川不似陳后山，而況似山谷乎？味焉而已矣。酸鹹異和，山海異珍，而調餽之妙，出乎一手也。似與不似，求之可也，遺之亦可也。大抵公侯之家有閭閻。豈惟公侯哉，詩家亦然。寶人子崛起委巷，一旦紆以銀黃，纓以端委，視之，言公侯也，貌公侯也，公侯則公侯乎爾，遇王、謝子弟，公侯乎？江西之詩，世俗之作，知味者當能別之矣。昔者詩人之詩，其來遙遙也，然唐云李、杜，宋言蘇、黃，將四家之外，舉無其人乎？門固有伐，業固有承也。雖然，四家者

流，一其形，二其味，二其味，一其法者也。蓋嘗觀乎列禦寇、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？行地以輿，行波以舟，古也；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，十有五日而後反，彼其於舟車且烏乎待哉？然則舟車可廢乎？靈均則不然，飲蘭之露，餐菊之英，去食乎哉？芙蓉其裳，寶璐其佩，去飾乎哉？乘吾桂舟，駕吾玉車，去器乎哉？然朝闐風，夕不周，出入乎宇宙之間，忽然耳；蓋有待乎舟車，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。今夫四家者流，蘇似李，黃似杜。蘇、李之詩，子列子之御風也；杜、黃之詩，靈均之乘桂舟、駕玉車也。無待者神於詩者歟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，聖於詩者歟？嗟乎！離神與聖，蘇、李、蘇、李乎爾？杜、黃，杜、黃乎爾？合神與聖，蘇、李不杜、黃，杜、黃不蘇、李乎？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！秘閣修撰給事程公，以一世儒先，厭直而帥江西，以政新民，以學賦政，如春而肅，如秋而燠，蓋二年如一日也。迨暇則把酒賦詩，以黼黻乎翼軫，而金玉乎落霞秋水。嘗試登滕王閣，望西山，俯章江，問雙井，今無恙乎？因喟曰：「《江西宗派圖》，呂居仁所譜，而豫章自出也。而是派之鼻祖雲仍，其詩往往放逸，非闕歟？」於是以謝幼榮之孫源所刻石本，自山谷外，凡二十有五家，彙而刻之於學官，將以興發西山章江之秀，激揚江西人物之美，鼓動騷人國風之盛。移書諗子曰：「子江西人也，非乎？序斯文者，不在子其將焉在？」予三辭不獲，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。淳熙甲辰十月三日，廬陵楊萬里序。（《誠齋集》卷七十九）

俞 成

【文章活法】 文章一技，要自有活法。若膠古人之陳迹，而不能點化其句語，此乃謂之死法。死法專祖蹈襲，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；活法奪胎換骨，則不能斃於吾言之內。斃吾言者，故爲死法；生吾言者，故爲活法。伊川先生嘗說《中庸》「鳶飛戾天」，須知天上更有天，「魚躍于淵」，須知淵中更有地，會得這個道理，便活潑潑地。吳處厚嘗作《剪刀賦》，第五格對：「去爪爲櫟，救湯王之早歲；斷鬚燒藥，活唐帝之功臣。」當時屢竄易「唐帝」上一字不妥帖，因看游鱗，頓悟「活」字，不覺手舞足蹈。呂居仁嘗序江西宗派詩，若言靈均自得之，忽然有人，然後惟意所在，萬變不窮，是名活法。楊萬里又從而序之，若曰：學者屬文，當悟活法，所謂活法者，要當優游厭飫。是皆有得於活法也如此。吁！有胸中之活法，蒙於伊川之說得之；有紙上之活法，蒙於處厚、居仁、萬里之說得之。（《螢雪叢說》卷二）

趙彥衛

呂居仁作《江西詩社宗派圖》，其略云：「古文衰於漢末，先秦古書存者爲學士大夫剽竊之資，五言之妙，與《三百篇》、《離騷》爭烈可也。自李、杜之出，後莫能及。韓、柳、孟郊、張籍諸人，自出機杼，別成一家。元和之末，無足論者，衰至唐末極矣。然樂府長短句，有一唱三歎之音。至國朝文物大備，穆伯長、尹師魯始爲古文，成於歐陽氏，歌詩至於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，後學者同作並和，盡發千古之秘，亡餘蘊矣。錄其名字，曰江西宗派，其原流皆出豫章也。」宗派之祖曰山谷，其次陳師道無己、潘大臨那老、謝逸無逸、洪朋龜父、洪芻駒父、饒節德操、乃如璧也、祖可正平、徐俯師川、林修子仁、洪炎玉父、汪

革信民、李錚希聲、韓駒子蒼、李彭商老、晁冲之叔用、江端本子之、楊符信祖、謝邁幼榮、夏倪均父、林敏功、潘大觀、王直方立之、善權異中、高荷子勉，凡二十五人，居仁其一也。議者以謂陳無己爲詩高古，使其不死，未必甘爲宗派。若徐師川則固嘗不平曰：「吾乃居行間乎？」韓子蒼云：「我自學古人。」均父又以在下爲恥。不知居仁當時果以優劣銓次，而姑記姓名，而紛紛如此，以是知執太史之筆者，憂憂乎難哉！又不知諸公之詩，其後人品藻，與居仁所見又如何也。（《雲麓漫鈔》卷十四）

陸九淵

【與程帥】 伏蒙寵貺《江西詩派》一部二十家，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，一旦充室盈几，應接不暇，名章傑句，焜耀心目，執事之賜，偉哉！詩亦尙矣，原於《廣歌》，委於《風》《雅》，《風》《雅》之變，壅而溢焉者也。湘纍之《騷》，又其流也。《子虛》、《長楊》之賦作，而《騷》幾亡矣。黃初而降，日以漸薄。唯彭澤一源，來自天稷，與衆殊趣，而淡泊平夷，玩嗜者少。隋、唐之間，否亦極矣。杜陵之出，愛君悼時，追躡《騷》《雅》，而才力宏厚，偉然足以鎮浮靡，詩家爲之中興。自此以來，作者相望。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，包含欲無外，搜抉欲無秘，體制通古今，思致極幽眇，貫穿馳騁，工力精到，一時如陳、徐、韓、呂、三洪、二謝之流，翕然宗之，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，雖未極古之源委，而其植立不凡，斯亦宇宙之奇詭也。開闢以來，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，如優曇花時一現耳，曾無幾時，而篇帙浸就散逸，殘編斷簡，往往下同會之籍，放棄於鼠壤蠹蝕，豈不悲哉！網羅搜訪，出隋珠和璧於草莽泥滓之

中，而登諸篋櫝，千霄照乘，神明煥然。執事之功，何可勝贊。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抃於斗牛之間，揖箕翼以爲主人壽。某亦江西人也，敢不重拜光寵。（《象山先生全集》卷七）

【與沈宰（節錄）】 荐領詩文，皆豪健有力，健羨健羨。某鄉有復程帥惠《江西詩派》書，曾見之否？其間頗述詩之源流，非一時之說，愚見大概如此。《國風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，固已本於道風之變也，亦皆發乎情，止乎禮義，此所以與後世異。若乃後世之詩，則亦有當代之英，氣稟識趣，不同凡流。故其模寫物態，陶冶情性，或清或壯，或婉或嚴，品類不一，而皆條然各成一家，不可與衆作渾亂。字句音節之間，皆有律呂，皆詩家所以自異者。……今若但以古詩爲師，一意於道，則後之作者又當左次矣。何時合併，以究此理。（同上卷十七）

陳振孫

【江西詩派一百三十七卷、續派十三卷】 自黃山谷而下三十五家。又曾絃、曾思父子詩詳見詩集類。詩派之說，本出於呂居仁，前輩多有異論，觀者當自得之。（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十五）

劉克莊

【江西詩派總序】 呂紫微作江西宗派，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，內何人表顯、潘仲達大觀，有姓名而無詩。詩存者凡二十四家，王直方詩絕少，無可采，餘二十三家部秩稍多。今取其全篇佳者，或一聯一

句可諷詠者，或對偶工者，各著於編，以便觀覽。派中如陳後山，彭城人；韓子蒼，陵陽人；潘邠老，黃州人；夏均父、二林，蘄人；晁叔用、江子之，開封人；李商老，南康人；祖可，京口人；高勉，京西人；非皆江西人也。同時如曾文清乃贛人，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，而不入派，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？當日無人以此叩之。後來誠齋出，真德秀所謂活潑、所謂流轉完美如彈丸者，恨紫微公不及見耳。派中以東萊居後山上，非也。今以繼宗派，庶幾不失紫微公初意。（《後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九十五）

游默齋序張晉彥詩云：「近以來學江西詩，不善其學，往往音節聲牙，意象迫切，且論議太多，失古詩吟詠性情之本意。」切中時人之病。（《後村詩話》後集卷二）

王應麟

【江西詩社宗派圖三十五人】 黃庭堅宗派之祖，陳師道，潘大臨，謝逸，洪朋，洪芻，饒節，祖可，徐俯，林敏修，洪炎，汪革，李錡，韓駒，李彭，晁冲之，江端本，楊符，謝邁，夏倪，林敏功，潘大觀，王直方，善權，高荷，呂本中本中作圖。（《小學紺珠》卷四）

鄭天錫

【江西宗派】 西江一水活春茶，寒谷青燈夜撥花。人比建安多作者，詩從元祐總名家。宮商迭奏絃邊鴈，鼓吹都慚井底蛙。身在天南心太史，幾番搔首夕陽斜。（《南宋羣賢小集·前賢小集拾遺》卷三）

趙汝回

【雲泉詩序（節錄）】近世論詩，有《選》體，有唐體，唐之晚爲崑體，本朝有江西體，江西起於變崑。崑不足道也，而江西以力勝，少涵泳之旨，獨《選》體近古，然無律詩，故唐詩最著。（《南宋羣賢小集》本薛嶠《雲泉詩》卷首）

二 金元

王若虛

揚雄之經，宋祁之史，江西諸子之詩，皆斯文之蠹也。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，詩則反是矣。（《滹南遺老

集》卷三十七《文辨》）

朱少章論江西詩律，以爲用崑體功夫，而造老杜渾全之地。予謂用崑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，而至老杜之地者亦無事乎崑體功夫，蓋二者不能相兼耳。茆璞評劉夷叔長短句，謂以少陵之肉，傳東坡之骨，亦猶是也。（同上卷四十《詩話》）

劉迎

【題吳彥高詩集後】片雲蹤迹任飄然，南北東西共一天。萬里山川悲故國，十年風雪老窮邊。名高驥

北無全馬，詩到西江別是禪。頗憶米家書畫否，夢魂應逐過江舡。（《中州集》卷三）

元好問

【論詩絕句三十首（錄一首）】

古雅難將子美親，精純全失義山真。論詩寧下涪翁拜，未作江西社裏人。

（《遺山先生文集》卷十一）

【自題中州集後五首（錄一首）】

陶謝風流到百家，半山老眼淨無花。北人不拾江西唾，未要曾郎借齒

牙。（同上卷十三）

劉壎

【評本之詩】

予嘗於故篋斷簡中見有評詩者曰：「李文叔云：出乎江西，則未免狂怪傲僻，而無鑒括

之妙；入乎江西，則又腐熟竊襲，而乏警拔之意。今本之之詩，以警拔之意，而寓之以鑒括之妙，蓋

已見其能去二者之病矣。其於江西之宗，殆入而能出者邪？」此說亦是用功於詩者而後能言之，然

不知所謂本之者，何如人也。（《隱居通議》卷六）

【劉五淵評論】

晚唐學杜不至，則曰詠情性、寫生態足矣。戀事適自縛，說理適自障。江西學山谷不

至，則曰理路何可差，學力何可諉，寧拙毋弱，寧核毋疏。茲非一偏之論歟？

古詩一變《騷》，再變《選》，三變爲唐人之詩，至宋則《騷》、《選》、唐錯出。山谷負脩能，倡古律，事寧

核毋疏，意寧苦毋俗，句寧拙毋弱，一時號江西宗派。此猶佛氏之禪，醫家之單方劑也。（同上卷十）

方回

【滕元秀詩集序（節錄）】夫詩貴活，其說出呂居仁；貴響，其說出潘邠老。（《桐江集》卷二）

【送羅壽可序（節錄）】蘇長公踵歐陽公而起，王半山備衆體，精絕句、古五言或三謝，獨黃雙井專尚少陵，秦、晁莫窺其藩，張文潛自然有唐風，別成一宗，惟呂居仁克肖。陳後山棄所學學雙井，黃致廣大，陳極精微，天下詩人北面矣。立爲江西派之說者，銓取或不盡然，胡致堂詆之。乃後陳簡齋、曾文清爲渡江之巨擘。（《桐江續集》卷三十二）

《道中寒食二首》（陳簡齋）簡齋詩卽老杜詩也。予平生持所見，以老杜爲祖，老杜同時諸人皆可伯仲。宋以後山谷一也，後山二也，簡齋爲三，呂居仁爲四，曾茶山爲五，其他與茶山伯仲亦有之，此詩之正派也，餘皆傍支別流，得斯文之一體者也。（《瀛奎律髓》卷十六節序類）

歐陽玄

【羅舜美詩序（節錄）】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，號江西詩派，然不皆江西人也。南渡後，楊廷秀好爲新體詩，學者亦宗之。雖楊宗少於黃，然詩亦少變。宋末，須溪劉會孟出於廬陵，適科目廢，士子專意學詩。會孟點校諸家甚精，而自作多奇崛，衆翕然宗之，於是詩又一變矣。（《圭齋文集》）

三 明代

李東陽

唐人不言詩法，詩法多出宋，而宋人於詩無所得。所謂法者，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，而天真興致，則未可與道。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，而卑者坐于黏皮帶骨，至于江西詩派極矣。（《懷麓堂詩話》）

王 鏊

爲文好用事，自鄒陽始。詩好用事，自庾信始，其後流爲西崑體，又爲江西派，至宋末極矣。（《震澤長語》）

（卷下）

胡應麟

呂居仁以詩得名，自言傳衣江西，嘗作宗派圖，自豫章以下，列陳師道、潘大臨、謝逸、洪芻、饒德操、徐俯、洪朋、林敏修、洪炎、汪革、李錡、韓駒、李彭、晁沖之、江端本、楊符、謝薖、夏倪、林敏功、潘大觀、何顥、王直方、僧善權、高荷，合二十五人，以爲法嗣；本其源流，皆出豫章也。

右呂氏所列，皆江西涪老派也。陳師道足配享外，潘、徐、韓、謝、洪、高、晁、李、江、饒、權、何差見詩話，餘罕稱者。（《詩藪》雜編卷五）

四 清代

黃宗羲

【張心友詩序（節錄）】余嘗與友人言詩：詩不當以時代而論，宋、元各有專長，豈宜濶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。卽唐之時，亦非無蹈常襲故，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，故當辯其真與僞耳，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劣之，揚子雲所言伏其几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。此固先民之論，非余臆說，聽者不察，因余之言，遂言宋優於唐。夫宋詩之佳，亦謂其能唐耳，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爲宋也。於是縉紳先生間謂余主張宋詩。噫！亦冤矣。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，宋之長鋪廣引盤摺生語，有若天設，號爲豫章宗派者，皆源於少陵。（《黃梨洲文集》）

【姜山啓彭山詩稿序（節錄）】天下皆知宗唐詩，余以爲善學唐者唯宋。顧唐詩之體不一：白體、崑體、晚唐體。白體如李文正、徐常侍兄弟、王元之、王漢謀。崑體則楊、劉之西崑、出於義山，二宋、張乖崖、錢僖公、丁崖州其亞也。晚唐體則九僧、寇萊公、魯三交、林和靖、魏仲先父子、潘逍遙、趙清獻之